

〔清〕谷應泰撰

明史紀事本末

附補遺補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K 248
17

89644

(清)谷應泰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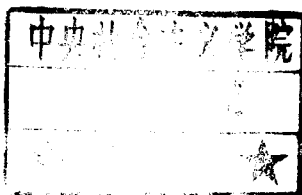
明史紀事本末

附補遺、補編



200221759

上海古籍出版社



滬新登字 109 號

2574 / 1204

明史紀事本末

(清)谷應泰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上海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吳縣文化印刷廠印刷

開本787×1092 1/16 印張25.5 插頁4

1994年10月第1版 199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1000

ISBN 7-5325-1697-0

K·178 定價: 29.00 元

出版說明

《明史紀事本末》八十卷，舊題清谷應泰撰。谷氏字賡虞，別號霖蒼，直隸豐潤（今河北省豐潤縣）人。生於明泰昌元年（一六二〇），卒於清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〇）。順治四年（一六四七）進士，曾任員外郎等職。順治十三年（一六五六）調任提督浙江學政僉事，網羅文士編撰《明史紀事本末》，與撰者有陸圻、徐倬、張子壇等，而增刪筆削，總其成者當屬谷氏。

全書每卷記一專題，共八十題，起自「太祖起兵」，終於「甲申殉難」，叙有明近三百年的重要史事。每卷之後除「設立三衛」、「親征漠北」等篇外均附有谷應泰所撰史論。全書文筆簡練，史料充實，結構嚴密，史家評價在《宋元紀事本末》之上。

《明史紀事本末》保存了一些不見於《明史》的珍貴史料。本書編纂早於清代官修《明史》約八十年，當時明代野史雜記遺留者甚多，私撰明史者亦有數家，谷氏得以廣稽博采，蒐釐條貫，兼取衆家之長。如書中記明成祖親征漠北、設立三衛，記歷朝沿海倭亂和黃河治理諸事，即與《明史》互有詳略異同。又如書中用十餘個篇目較詳細地記載了自永樂年的山東唐賽兒起義，直至明末崇禎年間歷朝有影響的農民起義，這與撰者當時所見資料不無關係。張岱在《與周戰伯書》中還特別提到谷氏爲作《明史紀事本末》，曾廣收十七年邸報，汗牛充棟的情形。因此，後世治明史者視谷書爲考證《明史》和其他明代史書的重要參考資料。如夏燮撰《明通鑑考異》、王頌蔚編《明史考證播逸》等，對谷書多有資取。谷書惟於晚明史事付闕。

又清初有《紀事本末備遺》鈔本二冊，不分卷，無序目，撰人名截去。計有「遼左兵端」、「熊

王功罪」、「插漢寇邊」、「毛帥東江」、「錦寧戰守」和「東兵入口」六篇。先爲吳氏拜經樓所藏，後歸陸氏詒宋樓，清末售與日本靜嘉堂文庫。傅以禮於光緒初年從陸氏處錄得副本，謂「是書體例全仿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祇篇末無論爲小異耳。觀卷中附注有『詳流寇之亂』、『詳崇禎治亂』等語，此兩篇谷書中子目，疑此書亦出其手，初爲一書。」傅氏以《備遺》皆補谷書之遺，依谷書一篇一卷之例，改題《明史紀事本末補遺》，勒爲六卷。傅氏鈔本每半頁十一行，行二十五字，每頁訂口處有「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字樣。另清初海鹽彭孫貽撰《明朝紀事本末補編》五卷，體例悉同谷書，每卷爲一篇目，但無史論。《補遺》和《補編》均能補谷書之闕，現一併予以收入。

《明史紀事本末》初有順治十五年（一六五八）谷氏刻築益堂本，後有廣雅書局校刻本。現谷書據廣雅書局本、《補遺》據浙江圖書館藏傅氏鈔本、《補編》據《涵芬樓秘籍》本影印，並加以斷句，以飭讀者。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四月

明史紀事本末目錄

序	一
自序	二
目錄	三
卷一	
太祖起兵	五
卷二	
平定東南	八
卷三	
太祖平漢	一二
卷四	
太祖平吳	一八
卷五	
方國珍降	二四
卷六	
太祖平閩	二六
卷七	
平定兩廣	二八
卷八	
北伐中原	三〇
卷九	

略定秦晉	三四
卷一〇	
故元遺兵	三七
卷一一	
太祖平夏	四三
卷一二	
太祖平滇	四六
卷一三	
胡藍之獄	五〇
卷一四	
開國規模	五三
卷一五	
削奪諸藩	六一
卷一六	
燕王起兵	六三
卷一七	
建文遜國	七六
卷一八	
壬午殉難	七九
卷一九	
開設貴州	八三
卷二〇	
設立三衛	八五

卷二一	親征漠北	八八	土木之變	一二四	
卷二二	安南叛服	九一	卷三三	景帝登極守禦	一二六
卷二三	平山東盜	九九	卷三四	河決之患	一三二
卷二四	河漕轉運	一〇〇	卷三五	南宮復辟 易儲附	一三八
卷二五	治水江南	一〇二	卷三六	曹石之變	一四一
卷二六	太子監國	一〇四	卷三七	汪直用事	一四四
卷二七	高煦之叛 釋道王高燧附	一〇六	卷三八	平鄖陽盜	一四七
卷二八	仁宣致治	一〇九	卷三九	平藤峽盜	一四九
卷二九	王振用事	一一七	卷四〇	興復哈密	一五二
卷三〇	麓川之役	一一九	卷四一	平固原盜	一五六
卷三一	平浙閩盜	一二二	卷四二	弘治君臣	一五八
卷三二			卷四三	劉瑾用事	一六三

卷四四	實鑄之叛	一七〇
卷四五	平河北盜	一七二
卷四六	平蜀盜	一七六
卷四七	宸濠之叛	一七八
卷四八	平南贛盜	一八三
卷四九	江彬奸佞 錢寧附	一八六
卷五〇	大禮議	一八九
卷五一	更定祀典	一九七
卷五二	世宗崇道教	二〇二
卷五三	誅岑猛	二〇六
卷五四	嚴嵩用事	二〇八
卷五五		

沿海倭亂	二二六
卷五六	
李福達之獄	二二四
卷五七	
大同叛卒	二二五
卷五八	
議復河套	二二八
卷五九	
庚戌之變	二三一
卷六〇	
俺答封貢	二三四
卷六一	
江陵柄政	二四〇
卷六二	
援朝鮮	二四七
卷六三	
平倭拜	二五一
卷六四	
平楊應龍	二五四
卷六五	
礦稅之弊	二五七
卷六六	
東林黨議	二六二

卷六七		二七一
爭國本		二七一
卷六八		二七五
三案		二七五
卷六九		二八四
平奢安		二八四
卷七〇		二八八
平徐鴻儒	附王好賢 于弘志	二八八
卷七一		二九〇
魏忠賢亂政		二九〇
卷七二		三〇九
崇禎治亂		三〇九
卷七三		三一五
修明曆法		三一五
卷七四		三二八
宦侍誤國		三二八
卷七五		三三二
中原羣盜		三三二
卷七六		三三三
鄭芝龍受撫		三三三
卷七七		三三三
張獻忠之亂		三三三
卷七八		三三三

李自成之亂		三三八
卷七九		三四六
甲申之變		三四六
卷八〇		三五〇
甲申殉難		三五〇
明史紀事本末補遺目錄		
目錄		三五三
卷一		三五三
遼左兵端		三五三
卷二		三五六
熊王功罪	袁應泰張銓附	三五六
卷三		三六一
插漢寇邊		三六一
卷四		三六二
毛帥東江	劉愛塔孔有德附	三六二
卷五		三六七
錦甯戰守		三六七
卷六		三六九
東兵入口		三六九
傅以禮跋		三七三

明朝紀事本末補編目錄

卷一	
祕書告成	三七五
卷二	
科舉開設	三七七
卷三	
西人封貢	三八五
卷四	
西南羣蠻	三八八
卷五	
宦官賢奸	三九〇
係毓修跋	三九五

明史紀事本末序

編年之史自春王。序傳之史自子長。而紀事之史古無聞焉。然而賈誼賈山借秦為喻。千秋金鏡述古作鑒。說者謂其言甚類紀事。特徵焉而不彰。略焉而不詳。故於世罕稱道。至有宋袁樞紀事始著。自此以來。史體遂三分矣。夫考一代之統系。必在編年。尋一人之終始。必存序傳。若夫捆車載乘。至可汗牛。充棟集帷。尤難衡石。一事而散漫百年之中。一事而縱橫數人之手。斷非紀事不為功。宜其書公卿樂得而為討論。朝廷樂得而備顧問也。有明三百年。事如縑絲。若其經營之宏遠。績緒之英偉。君臣一德而昌。上下睽否而亡。宦

奇執柄而孽延數世。女戎造妖而禍發盈朝。大禮聚訟而思假天饗祖之難。盜賊孳生而思守令險阨之要。賈子有云。前事不亡。後事之師。一代興衰之緒。實志古者考鏡得失之林也。谷子霖蒼夙有網羅百代之志。既膺簡書。督學於浙。以其衡文之暇。搜輯明世全史。分紀其事。得八十篇。復各列為論斷。次見於後。閱其紀事。而汗隆興廢之故。賢奸理亂之形。洞如觀火。較若列眉。更讀其論斷諸篇。又無不由源悉委。揣情據實。賈昌之說。故事。歷歷目前。馬援之畫山川。曲折具見。洵一代良史也。

皇上右文求治。博購羣書。金繩玉檢。重趼而至。行見事畢業躋。挾

中郎之枕秘。遇

聖天子止輦諮詢。因得從容為過秦金鏡之詞。自附於二賈九齡之後。垂光史冊。著美熙朝。余且得簪筆而記其後也。是為序。

時

順治戊戌嘉平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聊城傅以漸撰。

自序

通鑑紀事本末者。創自建安袁樞。而北海馮琦繼之。其法以事類相比附。使讀者審理亂之大趨。迹政治之得失。首尾畢具。分部就班。較之盲左之編年。則包舉而該洽。比之班馬之傳志。則簡練而舉括。蓋史外之別例。而溫公之素臣也。沿及明代。迄無成書。蒐釐條貫。蓋其難哉。余謬承學政之役。念當右文之朝。夙夜兢兢。廣稽博采。勒成一編。以補前史。緬惟高皇智勇天錫。成祖雄姿英毅。撥亂反正。風驅電掃。可不謂隆焉。仁宣之間。綱舉目張。吏治蒸蒸。明良液洽。歌詠太平。繼體之休風也。英宗御極。耆舊罷政。闇豎擅

權。遂至翠華輕出。乘輿北狩。自非樞臣畫謀。景帝踐祚。則虞淵之日墜地而已。及乎南內奪門。忠直被誅。宗社卒賴焉。憲宗嗣服。不脩儲怨。更加諡號。寬身之仁也。乃儉相柄權。大璫羅織。祈於登明。亦云惡矣。孝皇恭仁莊敬。虛懷納諫。朝多蓋臣。野無兵革。至其晚年。尤勤宣問。歷選列辟。稱郅理焉。武宗巡遊無度。寵任逆瑾。晚乃芟除。冥璫宸濠禍變旋踵。顛而不亡。亦其幸爾。世廟藩服入纂。綜核察察。奸輔蔽之。僅乃獲鋤。國體傷矣。穆宗守文。俺答封貢。乃輟朝日久。中旨竊叢。無足數也。神皇乘運。豫大豐亨。征徭既繁。百工叢勝。揆厥亂源。所自來爾。光宗危懼之餘。

克膺大寶。善政初舉。天命不祐。良足悲也。熹廟拱手。權歸宦寺。元黃之戰。毒流縉紳。胚胎禍亡。於斯酷矣。懷宗沖齡。手翦凶貂。父老喁喁。幸觀厥化。乃以數乘陽九。寇弄潢池。僚案營私。將士選懦。及乎刀及宮闈。身殉社稷。則庶幾亡國之正也。嗟乎。周治盛於文武。漢道大於高光。此前世之所以興隆也。孔子傷心幽厲。武侯痛恨桓靈。此後世之所以衰微也。綜觀明政。何莫不然。昔湯臣進規。鑒於有夏。姬朝作諷。戒在殷商。惟我皇清。開天初造。攬勝國之惠逆。察已事之明驗。保世滋大。毋亦於斯鏡見焉。余不敏。泛瀾眾家。編綴是書。比於九齡之千秋金鑑。

德秀之大學衍義雖材智不逮。
 亦復竭其愚忠云爾。
 順治戊戌冬十月提督兩浙學
 政僉事豐潤谷應泰撰。

明史紀事本末目錄

- | | |
|-----|------|
| 卷一 | 太祖起兵 |
| 卷二 | 平定東南 |
| 卷三 | 太祖平漢 |
| 卷四 | 太祖平吳 |
| 卷五 | 方國珍降 |
| 卷六 | 太祖平閩 |
| 卷七 | 平定兩廣 |
| 卷八 | 北伐中原 |
| 卷九 | 略定秦晉 |
| 卷十 | 故元遺兵 |
| 卷十一 | 太祖平夏 |
| 卷十二 | 太祖平滇 |
| 卷十三 | 胡藍之獄 |
| 卷十四 | 開國規模 |
| 卷十五 | |

創奪諸藩

- | | |
|------|------|
| 卷十六 | 燕王起兵 |
| 卷十七 | 建文遜國 |
| 卷十八 | 壬午殉難 |
| 卷十九 | 開設貴州 |
| 卷二十 | 設立三衛 |
| 卷二十一 | 親征漠北 |
| 卷二十二 | 安南叛服 |
| 卷二十三 | 平山東盜 |
| 卷二十四 | 河漕轉運 |
| 卷二十五 | 治水江南 |
| 卷二十六 | 太子監國 |
| 卷二十七 | 高麗之叛 |
| 卷二十八 | 仁宣致治 |
| 卷二十九 | 王振用事 |
| 卷三十 | |

麓川之役

卷三十一

平浙閩盜

卷三十二

土木之變

卷三十三

景帝登極守禦

卷三十四

河決之患

卷三十五

南宮復辟

卷三十六

曹石之變

卷三十七

汪直用事

卷三十八

平郎陽盜

卷三十九

平藤峽盜

卷四十

興復哈密

卷四十一

平固原盜

卷四十二

弘治君臣

卷四十三

劉瑾用事

卷四十四

竇鐸之叛

卷四十五

平河北盜

卷四十六

平蜀盜

卷四十七

宸濠之叛

卷四十八

平南贛盜

卷四十九

江彬奸佞

卷五十

大禮議

卷五十一

更定祀典

卷五十二

世宗崇道敎

卷五十三

誅岑猛

卷五十四

嚴嵩用事

卷五十五

沿海倭亂

卷五十六

李福達之獄

卷五十七

大同叛卒

卷五十八

議復河套

卷五十九

庚戌之變

卷六十

俺答封貢

卷六十一

江陵柄政

卷六十二

援朝鮮

卷六十三

平呼拜

卷六十四

平楊應龍

卷六十五

礦稅之弊

卷六十六

東林黨議

卷六十七

爭國本

卷六十八

三案

卷六十九

平奢安

卷七十

平徐鴻儒

卷七十一

魏忠賢亂政

卷七十二

崇禎治亂

卷七十三

修明麻法

卷七十四

宦寺譟國

卷七十五

中原羣盜

卷七十六

鄭芝麓受撫

卷七十七

張獻忠之亂

卷七十八

李自成之亂

卷七十九

甲申之變

卷八十

甲申殉難

明史紀事本末目錄

明史紀事本末卷一

提督浙江學政俞士豐潤谷應泰編輯

太祖起兵

元順帝至正十二年閏三月甲戌朔明太祖起兵於
梁太祖之先故鄉人徙江東句容爲朱家巷朱季大
父再徙淮家泗州父又徙鍾離太平鄉母陳生四子
太祖其季也太祖生於元天祿戊辰之九月丁丑其
夕赤光燭天里中人競呼朱家火及至無有三日洗
兒父出汲有紅羅浮玉遂取衣之故所居名紅羅殿
少時嘗苦病父欲度爲僧歲甲申洞大疫父母兄及
幼弟俱死貧不能殮棄之仲與太祖昇至山麓獲
絕仲還取經留太祖守之忽雷雨大作太祖避村寺
中比曉往視土墳起成高隴地故屬鄉人劉繼祖繼
祖異之歸焉尋仲又死太祖年十七九月入皇覺寺
爲僧逾月僧乏食太祖西至合淝歷光固汝瀋諸州
道病輒見兩紫衣人與俱病差遂不見宵夜陷麻湖
中遇羣兒呼迎聖駕叱之絕跡斷崖三載仍還皇覺
寺時汝瀋兵起騷動濠州定遠人郭子興據濠州元
將徹里不花押不敢進日掠良民邀貨太祖詣伽藍
卜問避亂不吉即守故又不吉因祝曰豈欲予伯義
耶果大吉帝意遂決以閏三月朔入濠州抵門門者
疑爲謀執見子興奇其狀貌與諸大悅之取爲
親兵凡有攻伐命之往輒勝子興故撫宿州馬公女
爲己女遂妻焉即高后也軍中咸呼爲朱公子九
月元丞相脫脫既破徐州之麻李遁去趙均用彭早
住帥餘黨奔濠脫脫命買魯追圍之太祖與子興
力捍守時子興病已下彭趙遂爲所制彭趙據濠稱
王一日執子興於獄太祖曰吾受郭氏深恩可不赴
乎遂入子興家明日彭趙聞釋之
十三年春元將買魯死圍濠濠軍士亦多折傷太祖

雖在甥館每有大志乃歸鄉里募兵得七百人濠人
徐達湯和等皆往歸焉

十四年秋七月徇定遠下滁陽時彭趙御下無道太
祖乃以七百人屬他將而獨與徐達湯和吳良吳祿
花雲陳德顧時悅聚取再成耿炳文唐勝宗陸仲亨
華雲龍鄭遇春郭興郭英胡海張瑄陳桓謝成李新
材張赫周銓周德興等二十四人南略定遠定遠張
家堡有民兵號驢牌衆者孤軍乏食欲來降未決太
祖曰此機不可失也乃選騎士費聚等從行至定遠
界其營中遣二將出大呼曰來者何爲衆恐諸益人
太祖曰多人無益汝之疑耳直前下馬渡水而往其
帥出見太祖曰郭元帥與足下有舊聞足下軍乏食
他故欲來攻特遣吾相報能相從即與俱往否則移
兵避之帥許納諸留物示信太祖解佩囊與之彼以
牛脯爲獻請諸軍促裝且申密約太祖還留聚侯之
越三日聚還報曰事不諧矣彼且欲他往太祖即率
兵三百人抵營誘執其帥於是營兵焚營星悉降得
壯士三千人又招降秦把頭得八百餘人定遠移大
亨以義兵二萬屯橫欄山太祖命花雲夜襲破之亨
舉眾降軍聲大振定遠人爲國用與弟國勝率眾
歸附太祖奇之曰爾被服若是其儒生耶願定天下
計將安出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帝王之都願先
拔金陵定鼎然後命將四出救生靈於水火倡仁義
於遠邇勿貪子女玉帛天下不難定也太祖大悅俾
兄弟皆居帷幄預機密焉國勝一名勝又名宗吳
定遠人李善長來謁留幕下掌書記置酒餽甚見親
信秋七月太祖將兵進攻滁陽花雲爲先鋒單騎
前行遇賊數千人雲提劍躍馬橫衝其陣而過賊大
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既戰遂克滁陽因
駐師焉朱文正李文忠來謁文正太祖孟兄南昌

王了。先同其母避亂。與太祖相失。李文忠。太祖姊曹國長公主子。公至卒。其父攜文忠走亂軍中。幾不能存。至是聞太祖駐兵滁陽。皆來歸。太祖喜甚。文忠年十二。率上表而獻。太祖以外甥見。另如見母也。與沐英皆賜姓朱。英。定遠人。父母俱亡。太祖見而憐之。令高后育之。爲子。何世隆來降。并取徽佛圖。攻三渡河口。收全椒。大柳諸寨。未踰月。彭早往。趙均用挾子與往。泗州。遣人邀太祖守盱眙。辭勿往。未幾。二人爭權。部曲乘而亂。多創死。彭亦中流矢死。獨趙均用存。并彭故部曲。復反益甚。衛子興。必欲殺之。太祖愛之。使人說曰。公昔因於彭城。南趨濠。使郭公閉壁不相納。死矣。得濠而據其上。更欲害之。背德不祥。且郭公易與耳。其別部在滁者。兵勢重。可慮也。均用情。爲少寬。太祖又略其左右。子興乃得帥所部歸滁。稱滁陽王。時太祖部兵數萬人。悉歸之。奉其號令。居再閱月。子興感謙言。悉奪太祖兵。又欲收李善長置麾下。善長涕泣自訴。不肯行。自是征討之權。太祖皆不得與。且口疎遠。而事之愈恭。有請太祖戰不肯力者。子興信之。即令其入與太祖俱出戰。其人出未十步。即被矢反走。太祖直前奮擊。眾皆披靡。徐還。了無所傷。子興頗內愧。又嘗與三百人出城。顧聞鶴鳴聲。飛矢墜空中。心異之。遂還。俄而敵兵驟至。一無所獲。時諸將各有所屬。太祖所至。禁剽掠。有得卽分部下。無所獻。子興甚不悅。馬皇后悉所有遺子興與張氏。張喜。由是疑微漸釋。冬十月。元丞相脫脫帖木兒高郵。分兵圍六合。六合遣使求救於滁。子興故與其帥有隙。怒不發兵。太祖曰。六合微。滁不獨存。督商也。可以小憾而棄大事乎。子興悟。問諸將誰可往者。時元兵號百萬。諸將畏之。莫敢往。且以神神勿吉爲辭。太祖曰。事之可否。當斷於心。何病也。於是帥師東。與耿再成守瓦梁。

壘。元兵攻之急。每日皆舉重陷。詰旦。復完壘與戰。等以計給之。乃數兵入舍。偷機擣。遣婦女倚門戰。手大罵。元兵錯愕不敢進。遂列陣而出。徐引去。還滁州。既而元兵復大攻滁。太祖設伏欄側。令再成伴走。誘之渡欄。伏發。城中鼓譟而出。元兵敗走。滁得完。太祖成名曰著。子興二子陰賣毒酒中。欲害之。謀洩。及期。太祖即與俱往。中途躍馬起。仰天若有所見。因罵二子曰。吾何負爾。適空中神人謂爾欲以酒毒我。二子駭汗浹背。自此不敢萌害意。虹縣胡大海來歸。大海長身鐵面。臂力過人。太祖一見。語合。用爲前鋒。孤城。議非計。今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向政民案時。得兵三千。陳廣州路義兵。今精選三千。勇敢上。惟結左衛。衣青衣。伴爲叛兵。以四蒙駝載食物而馳。聲言廬州兵遣使者入和陽。賞將士。和陽必納之。因以絳衣兵萬人繼其後。約相距十餘里。候青衣兵薄城。舉火爲應。絳衣兵即鼓行而前。破之必矣。子興從其計。使張天祐將青衣兵。趙繼祖爲使者前行。欣再成將絳衣兵繼後。天祐至陟陽關。和陽父老以牛酒出迎。會日午。天祐兵從他道就食。謀約。再成過期不見舉火。急天祐必已進據。率眾直抵城下。元平章也先帖木兒急閉門。以飛橋總兵出戰。再成不利。中矢走。元兵追至千秋壩。日暮。收兵還。天祐等始至。適與元兵遇。急擊敗之。追至小西門。湯和奪其橋而登。將士從之。遂據和陽。也先帖木兒夜遁。再成兵既敗歸。謂天祐等已陷後。俄報元兵至滁州。遣使招降。子興益恐。召太祖與謀。時兵皆出城中守備。太祖命合滁三門兵於南門。填塞街市。呼使者入。叱令膝行見子興。子興諭之。多失辭。眾欲殺之。太祖曰。殺之。彼將謂我怯。故滅其口。是速之

來也。不如悉以人言。縱使去。彼必懼。不敢進。子興從之。明日。元兵果解去。子興急屬太祖率兵往收散卒。仍現取和陽。太祖率鎮撫徐達。參謀李善長及驍勇數十人先進。始知天佑已破城標之。乃入。據定城中。子興屬太祖總和陽兵。諸將破和陽。塞積多殺掠。城中夫婦不相保。太祖惻然。召諸將謂曰。諸軍自滁來。多掠人妻女。軍中無紀律。何以安眾。凡所得婦女。悉還之。於是皆相攜而去。人民大悅。太祖既總和陽兵。諸將多子興故部曲。未盡心服。湯和總命惟謙。李善長委曲調護之。太祖與諸將分關和陽城。諸將焚工未就。太祖作色。置坐南向。出子興機。呼諸將曰。總兵主帥命也。非我專擅。今築城皆不如約。事何由濟。自今違者。軍法從事。諸將恐。唯唯。由是皆奉命。時元太子亮堅。樞密副使絆住馬民兵。元帥陳瑄。先分屯高壘新塘。青山。鷄龍山等處。道梗不通。太祖率諸將擊走之。元兵棄太祖出。復政和陽。李善長督兵擊御之。殺獲甚眾。元兵皆走渡江。濠州舊帥孫德崖乏糧。所部就食和州。子興故與德崖隙。聞之。怒。自滁來和。德崖聞子興至。即欲他往。其軍先發。德崖後。太祖送其軍出城。行三十里。忽城中走報。滁軍與德崖軍隔。德崖爲子興所執。太祖大驚。亟呼耿再成。吳瑄策騎欲還。德崖軍先發。在道者忿恨。擁太祖行數里。遇德崖。欲加害。有張姓者力止之。子興聞太祖被留。如失左右手。急遣徐達往代。張姓者復諭其眾歸。太祖於是子興亦釋德崖去。既而達亦脫歸。三月。子興卒。太祖併統其軍。時劉福通等立韓林兒爲皇帝。號小明王。改元龍鳳。遣人至和陽招諸將。檄與子爲元帥。張天祐右副元帥。太祖左副元帥。太祖曰。大丈夫寧能受制於人耶。不受。虹縣人鄭愈來歸。愈年十六。從父兄起兵。父兄戰沒。愈代領其眾。每戰必

挺身破敵。軍中服其勇。太祖命充管軍總管。懷遠人常遇春。勇毅多智。力能人。年二十三。爲將。雄劉聚所得。遇春察其多抄掠。無遠圖。棄之來歸。未至。假寐。遇春入。披金甲。握盾。呼之曰。起。起。至。君來。迨太祖騎從至。即乞歸。前爲先鋒。太祖曰。爾能敵來歸耳。且有故主在。吾安得奪之。遇春頓首泣曰。劉聚盜耳。無能爲也。備得效力於智者。雖死猶生。太祖曰。能相從渡江乎。取太平後。臣我未晚也。太祖駐和陽。久謀渡江。無舟楫。時廖永安。永忠。俞廷玉。與其子通海。通源。通淵。趙伯仲。桑世傑。張德勝。華高等。各率眾泊集賢。造船水砦。以捍寇。會賊黨左君衡。據廬州。永安等爲所扼。乃遣使間道納款。太祖大喜曰。此天意也。機不可失。即以夏五月。親率兵至集賢。永安等迎太祖登舟。出湖口。至桐城。限已脫險。然未入江。蠻子海牙。瑛樓。船寨馬勝。河口以阻。諸兵屯黃墩。會集湖將通源。諸將異志。永安等密誘其機。太祖遂辟言歸和陽。取舟同攻蠻子海牙。實欲以兵勢挑之。既歸。集商人舟。載精銳猛士。復至黃墩。督兵攻蠻子海牙。敵舟高大。進退不利。永安等小舟往來如飛。奮擊大敗之。時湖口淺。潮會大雨連旬。水漲。遂縱舟至陽橋。眾恐舟大不能渡。比至。縱餘分寸。永安等遂得入大江。從歸和陽。遂定渡江之計。六月朔。太祖帥諸將渡江。永安請所向。太祖曰。采石大鎮。備必固。牛渚磯前。臨大江。難爲備禦。攻之必克。遇春風舉帆。舳舻齊放。頃刻達牛渚。太祖先抵采石磯。時元兵陣於磯上。舟距岸三丈許。未能卒登。常遇春飛舸至。太祖麾之。應聲渡。躍而上。守者披靡。諸軍從之。遂拔采石。聚勝徑攻太平。元平章定者不花。萬戶萬鈞。達魯花赤普里智忽里等。棄城遁。丙辰。克太平路。何太祖之發采石也。先令李善長爲戒飭軍士。榜及入城。揭

之遺骸。一卒遺舍。立斬之。城中蕭然。太平路總管析義赴水死。太祖曰。義士也。其棺葬之。有儒李習。陶安等。率父老出迎。安見太祖。謂李習曰。龍安風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太祖召安。語時事。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方鼎沸。衆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在于女玉。非有撥亂安民救天下之心。明公率眾渡江。神武不殺。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太祖曰。吾欲取金陵。如何。安對曰。金陵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據其形勝。出兵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此天所以資明公也。太祖大悅。禮安甚厚。由是凡機密輒與議焉。改太平路爲太平府。以李習知府事。李善長爲帥府都事。汪廣洋爲帥府令史。陶安參幕府事。文彬用宋龍鳳年號。旗幟戰衣皆紅色。以火德王故也。時太平四面皆元兵。蠻子海牙。阿魯灰等。以巨舟截采石。閉結江口。而義兵元帥陳瑄。先與其將康茂才。水陸分道。定城下。太祖親督兵禦之。命徐達。邵愈。以奇兵出其後。設伏於彭城橋。瑄先率眾來攻。時有黃雲罩於城上。瑄先驚敗。爲伏兵所擒。太祖釋而用之。八月。分命徐達等取溧水。溧陽。句容。無錫。皆下之。初。陳瑄先破執。太祖釋不殺。瑄先詐曰。生我何爲。太祖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勝則人附。敗則人附。爾既以豪傑自負。豈不知生附之故。瑄先曰。然則欲吾軍降乎。此易爾。乃爲書招其軍。明日。皆降。蠻子海牙。阿魯灰等。見瑄先敗。還駭駭口。諸軍進克溧水。將攻集慶。瑄先之爲書也。意其眾未必從。陽爲招詞。陰資激之。不意其眾連降。自悔失計。及聞欲攻集慶。私謂邵曲曰。汝等攻集慶。毋力戰。俟我得脫還。當與元兵合。太祖聞其謀。召語之曰。人各有心。從元從我。不相強也。縱之還。諸軍克溧陽。瑄先歸。收餘眾屯於板橋。與元諸將合。

因爲書報曰。集慶城右環大江。左枕崇岡。三面據水。以山爲郭。以江爲池。地勢險阻。不特步戰。皆水軍王。沿邊戰艦。謀之累年。而齊賊王敦。皆非陸戰。以取勝。隋取江東。賀若弼自揚州。韓擒虎自廣州。楊素自安陸。三道戰艦。同時進。今環城三面阻水。元帥與諸軍聯結其中。進寨三十餘里。攻城則慮其斷後。受若南據溧陽。東據鎮江。據險阻。絕糧道。示以持久。可不攻而下也。太祖知其謀。以書報之曰。歷代之克江南者。皆以長江天塹。限兩南北。故須會集舟師。方克成功。今吾渡江。據其上流。彼之咽喉。我已扼之。撥舟而進。足以克捷。自與晉隋形同勢異。足下奈何舍全勝之策。而爲此迂迴之計耶。瑄先得書。詐不行。諸軍進攻集慶。瑄先遂與諸壽合。拒戰於秦淮水上。諸軍失利。張天祐與郭元帥皆戰死。元帥子與之子也。瑄先來迫集。經爲仙鄉民兵百戶盧德茂殺之。遺壯士五十人。衣青出迎。瑄先不虞其圖。已與十餘騎先行。青衣兵自後縱火刺殺之。瑄先既死。其子先復集兵屯方山。蠻子海牙。瑛樓。舟師結寨采石。圍掛角窠。太平。十一月壬子。釋元萬戶納哈出北歸。納哈出。本華黎裔孫也。拔太平獲之。待之至厚。納哈出居鬱鬱不樂。至是。太祖召語之曰。爲人臣者。各爲其主。元爾有父母妻子乎。遂縱之歸。十六年春。元兵屯采石。將士家屬附和州。道梗常遇春攻之。遇春以奇兵分其勢。而以正兵與之合戰。戰則出奇兵持之。縱火焚其連船。大破之。蠻子海牙。僅以身免。計是扼江之勢。遂衰。三月朔。太祖率諸將取集慶路。水陸並進。攻破陳兆先營。釋兆先而用之。擇其降兵。號勇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者。多疑懼不自安。太祖覺其意。是夕。令人宿衛。環上而設。悉屏諸人於外。獨留馮國用一人。侍臥榻傍。太祖解甲安寢。